

晚春

闲目养神,在床上 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变轻

——宁静中我看到了树木和流水,一些不开花的植物张开纤细的枝……

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变轻 像晚春枝头上那些花 它们师法自然,在大地上

小麻雀之歌

一步之遥,我就能捉到你 但我放弃了,我放弃是因为 我看到了老麻雀

屋檐下,儿子站在阴影中 儿子说,抓到没有? 我忽然,想流泪 小小的麻雀呀,我是,为你

你很恐惧,你颤抖 你的翅膀是那么软,甚至 还不能飞

我们走吧,走吧,乖儿子 我给你买玩具,玩具—— 我无法解释,我此时的心情 和老麻雀的敌意

在一个朋友家写诗

写一首诗,在朋友家的客厅里 不小心,把桌上的一只茶杯打碎 那些碎片躺在地板上,棱角分明

闪着清冷的光,我感到恐惧 像一只虫子爬进了脖子。 “噢,易碎的壳,真像人类的初恋。”

现代诗坛

简单的诗 (五首)

简单

在泪水中微笑,在微笑中贴紧 我的身子,像火一样 烘烤,燃烧……

如今生活改变了谁? 拧断钥匙 我动荡的心,无法趋于平静 像无根飘零的游丝

上班

眼前,是自行车的海洋 我徒步,上班 和一片我

无法消化的思想 一袭唐装迎面走了过来 (丝绸缠满牡丹的霸气)

而另一袭是赝品,就在 街对面的发廊,她散发的肉香 火辣辣地烘烤着平顶山的心脏

尖锐着,刺伤! 刺伤! 午后的阳光 像箭

柏油路发黏,蒸气不断地上扬

我移动,迟缓。 一点一点 在你的视线中我是一只蚂蚁

懂吗? 就是一脚就能踩死的那种

公有制的大门依然敞开 爬上楼梯的累 是否还需要老牌吊扇的响 来缓解?

我麻木,像习惯注入思想 像水注入茶杯 水已溢出来了 而我不知在想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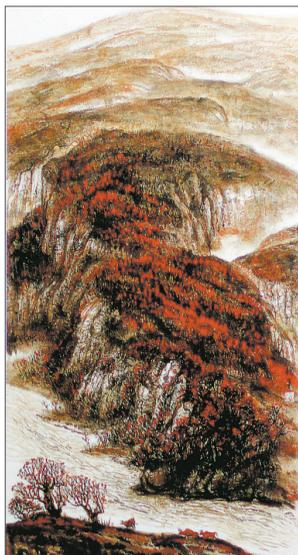
早春的淮河

柳树并没有停止发芽 尽管雪下着。相反的力量 总是一一对矛盾,像夫妻

如果你有哲学家的眼光 你会进一步发现,那 风里的剪刀,是折叠的 双面刃,它一面企图割去 冬天的影子,而另一面

干脆就是燕子的尾巴 事实上,许多人 看不到这一点,空气中 仍然弥漫着雪和冷

河水一动不动,好像被什么 卡着,铁皮桥哆哆嗦嗦 支撑着几个行人的空虚 他们也许和我一样,网了 出来赏雪



黄颛高秋(国画) 杨平

诗人简介: 简单,河南宝丰人。

1994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天涯》、《名作欣赏》、《莽原》等杂志,其诗曾入选《70后诗人诗选》、《70后诗集》、《70后诗歌档案》、《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2002年诗选》、《2003年诗选》、《2004年中国最佳诗歌》、《2005年中国最佳网络诗歌》、《2006年诗选》、《中国网络诗歌风暴》、《21世纪诗歌档案》等选本。



根脉相连——阿里山风光 无忌 摄影

郑州西郊须水镇孙庄村东约一公里处,原有数座砖石结构的碑楼,呈东西走向连成一道碑林建筑群。当地村民称为“大碑林”。

郑州西郊的清代翰林碑林

孙庄村以孙钦昂为代表的孙氏家族,在清道光五年(1825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十多年间,先后有二十余人荣任学政、道台、郎中、知府、知州、知县等朝廷官职,有七人受皇封,素有“父子双翰林,一门三进士,祖孙四拔贡”之称。

整个碑林计有碑楼四座,碑刻十六通,除东边孙树之碑楼坐南向北外,其余均坐北向南,碑顶雕龙,碑座雕凤(状似乌龟,据称系龙王第九子,力大,善负重)。

碑楼有石碑三通,中间一通碑的碑额上刻有“钦赐山东禹城县知县,直隶大夫孙树之”等字样,碑身刻有清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毅勇侯曾国藩撰文并书写的“孙禹城碑文”。

府知府、右江兵备道孙钦晃”等字样,碑楼前面方石望柱上雕刻的石狮、石猴等动物活灵活现,生动传神,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孙钦晃碑楼东边是孙钦昂碑楼,该碑楼也是整个碑林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碑楼,也有大石碑五通,正中是孙钦昂碑楼,左右是孙钦昂碑楼,左右是孙钦昂碑楼。

孙钦昂碑楼,该碑楼也是整个碑林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碑楼,也有大石碑五通,正中是孙钦昂碑楼,左右是孙钦昂碑楼。

孙钦昂碑楼,该碑楼也是整个碑林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碑楼,也有大石碑五通,正中是孙钦昂碑楼,左右是孙钦昂碑楼。

孙钦昂碑楼,该碑楼也是整个碑林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碑楼,也有大石碑五通,正中是孙钦昂碑楼,左右是孙钦昂碑楼。

《藏地密码4》

上,巨佛的身体,则全部隐藏在神秘的藏地之下。藏地之下,木强巴等人历经这十八座倒悬空寺,遭遇了无数诡异的事件,西藏秘密正在慢慢揭开……

《藏地密码》情节本身跌宕起伏,众多网络游戏商盯上了《藏地密码》网游改编权。《藏地密码》读起来很像“闯关”游戏,每一集都很惊险,人物的每次行动都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找到西藏有史以来最大的秘密——关于藏传佛教的珍贵宝藏遗落在哪里……

重庆出版社出版

博客丛林

“三红一创”

马未都

我所当编辑的出版社前身是开明书店。民国时期北京出版界有三大品牌,另外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那开明书店的名字都特有个性,一个叫书店,一个叫书局,一个叫印书馆;不像现在,都叫出版社。

开明书店解放后改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我曾有幸成为她的一员,并为她光荣工作了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引以为荣的作品就是“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激励了多少人哪!今天的小说再也不能重现小说的历史辉煌,仅以印数而言,《红岩》印数上千万,今天的畅销小说比起“三红一创”,恐怕连尾数都不及,那当然就更别提影响力了。

由于这些小说的影响力之大,使它在历史上的地位高高在上,今天的社会恐怕没有任何艺术形式可与之媲美。我年少的时候,小说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让人仰视。多年以后,我想我写小说的第一个动机恐怕与此有直接关系。我受了小说许多好处。先是看,阅读让我的快乐经久不息。那些年,不管什么小说,古今中外都能让我快乐,让我了解我所不知的社会。后是写,过去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抄”实际上是模仿,写小说的初始一定是在模仿,设置人物、环境、情节,把矫情的事情做足,小说就好看。

今天的人好事太多了,多高兴的事就那么多。我可年轻的时候看自己的小说变成铅字,大概与今天中了大彩感受差不多,兴奋加一点儿傻。我调到出版社后,曾一度以为文学是我终身的事业,可未曾想仅十年工夫,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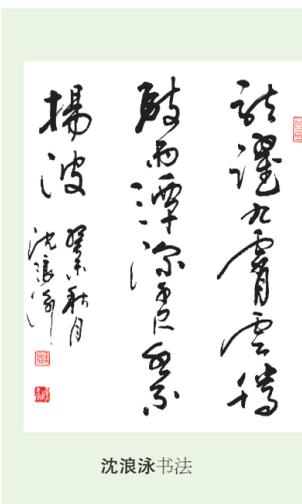
文学的颓势在我眼中清晰明确,尽管她曾是我的挚爱,社会的发展使之在科技与经济的裹挟下,失去了住日的风韵。

够了,秋——毕竟盛装莅临了我们的城市。尤其难得的是,原来灰蒙蒙的天空,仿佛一夜之间被高压消防水枪冲洗过似的,湛蓝得让人难以置信,深远得使人胸襟辽阔。

如果,赶上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城市的秋,一下子浓了起来。雨凉凉的和着一阵阵忽东忽西的冷冷风,让城市完全笼罩在秋意念之中,人的想象之中了。

城市的秋,就是这样:在人们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又在人们期许的目光中,变得淡然。这,反倒像极了我们心中对某种事物的愿望,或者某个人的爱,你愈是企求,你愈是无奈获得;你若泰然,你才能感到它的存在,至少你会离希望更近些,与你爱的人的心更贴些。

秋,本身就让人们有太多回味和憧憬,即使你不在乡村——身在城市,又何妨呢?



沈浪泳书法

随笔

城市的秋

魏峰

空中延伸的丛林中的孩子们,是无法感受到秋的成熟、秋的喜悦、秋的厚重,还有秋那如画一般的绚丽,以及给人以向上的信念和力量。

其实,城市的秋,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会发现也有它的不同之处。我和女儿一起俯拾一片路边法国梧桐的落叶,叶子金黄而透亮。假如,你细细抚摸它上面的道道叶脉,纵横交错间,一样散发着透穿手背的温暖。

街头路边,园林工人们正把一盆盆黄色的菊花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摆成各种造型,街道两边的黄丝带又被重新修剪了一番……虽然这些有些许人工雕琢的痕迹,但已足

“简书记这是……咱们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还别说这话?天下最苦的就是搞办公室的。人说办公室是大杂烩,既是大杂烩,你想想,什么滋味没有?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哎呀,我算是在办公室待傻了,都20年了。不像你简书记,挂职回头,就脱离苦海了啊。”江主任打趣道。

简又笑着,说:“那能呢?回来还不是在办公室打杂?江主任你这是笑话我了。哈哈,明学书记,是吧?”

李明学点点头,道:“都别这样说了。你们都是省官,我可是个县官哪!”

简又说:“来,来,大家喝酒。喝酒第一,说话第二。来,喝了。”

连载

22. 安嘉和不是坏人——冯远征

冯远征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的外形就不断地成为我演戏的阻碍。无论演什么角色,大人物或小人物,我都很难满足投资方的要求,不是太瘦,就是太丑。我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制片方最早找到的男主角人选,但是导演从剧情考虑,希望这个演员内外反差大一些,外表要高大大气,才更加衬得内心阴暗可怕。

其实我接下这部戏,并不因为剧本是别人挑剩下的,而是我对安嘉和的看法和他们不太一样。我认为安嘉和不是坏人。

安嘉和打老婆,是出于一种畸形的“爱”。他的内心有可怜的一面。多年以来,我在表演中把握了一个原则: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好人”,我要找出他的缺点;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坏人”,我要找出他的优点。

同样对于安嘉和,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拍戏的时候几乎不看回放,《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年年底开始在国内播出,但我自己真正看这部电视剧是在2004年。那是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因为节目需要,在现场大屏幕放了一段《陌生人》中安嘉和打梅婷的片段。

尽管现场观众已经对这一段很熟悉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看。看了以后真难受,想哭。

回家以后,我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不再单纯从感受出发,而是去体会当时自己的表演,时隔三年后我发现,我当初对这个人物的构想全部实现了,而且层次很清楚。

23. 享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冯远征

冯远征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全国各地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年,我在北京方庄拍《在一起》,那天的戏拍完了,剧组的工作人员纷纷搬着家伙往屋里走,我一个人叉腰在楼前的台阶上站着喘口气。突然,我面前开过去一辆车,车速不算很快,奇怪的是开出100米后停住了,然后“噌”一声倒了回来,正好停在我跟前。

紧接着,车窗摇下去了,车里坐着的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有点儿犹豫的叫了一声:“安嘉和!”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叫我呢,

资金每年30万元,主要是用于以奖代补。从财政笼子里出,全部用于开发农业基地。”杜光辉很有信心,笑着说:“只要搞了一两年,成了规矩,以后就好办了。”

“就怕杜书记走了,这事……”小王担心道。

“我走了,还有别人来。茶叶开发是个好产业,我开了个头,别人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杜光辉正说着,电话响了。

高玉在电话里说:“窝儿山的茶叶开发公司已经拉成框架了,想在最近几天搞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想请杜书记光临指导。”

杜光辉哈哈一笑:“这当然行。你就是不请我也会去的。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时间?”

“你定吧。不过山里人讲究,最好定在后天吧,后天是农历的五月十八,带‘八’,吉利。”高玉说。

杜光辉稍想了想,说:“那好。本来后天我准备回省城的。那就先把你们的仪式办了吧,再走也不迟。”

高玉问:“听说县里正在出台奖励制度,定了没?”

杜光辉笑道:“看你急的。我这不正在和小王商量呢。基本定了。”

放下电话,杜光辉的心情很晴朗了。小王看着,想笑却笑不出来。这时,走廊上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小王说:“一定是上访的到了。”

“不是有信访接待室吗?”

“是有。不过,老上访的,还是往县委跑。你挡也挡不住。有时人多,一抬头就大了,只好应付。他们只找领导。所以他们一上来,往往……”小王说,“这可能是没有挡住,不知怎的,就上来了。不行我去看看?”

杜光辉点点头,小王开了门。可是,门刚一开,一群人就站在了门口,有人问:“这是书记室,这里面坐着书记。我们进去找他。”

小王急了,回头看着杜光辉。杜光辉已经站了起来,走到门边上说:“我就是副书记杜光辉,有什么事进来说吧。不过,这么多人也说不清,你们派两个代表进来吧。”

马上就有两个人进来了,这些上访者一看就是有组织的,内部已经推举了负责人。坐下后,其中一个说他叫王有顺,另一个叫王成兵。

连载

22. 安嘉和不是坏人——冯远征

冯远征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的外形就不断地成为我演戏的阻碍。无论演什么角色,大人物或小人物,我都很难满足投资方的要求,不是太瘦,就是太丑。我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制片方最早找到的男主角人选,但是导演从剧情考虑,希望这个演员内外反差大一些,外表要高大大气,才更加衬得内心阴暗可怕。

其实我接下这部戏,并不因为剧本是别人挑剩下的,而是我对安嘉和的看法和他们不太一样。我认为安嘉和不是坏人。

安嘉和打老婆,是出于一种畸形的“爱”。他的内心有可怜的一面。多年以来,我在表演中把握了一个原则: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好人”,我要找出他的缺点;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坏人”,我要找出他的优点。

同样对于安嘉和,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拍戏的时候几乎不看回放,《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年年底开始在国内播出,但我自己真正看这部电视剧是在2004年。那是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因为节目需要,在现场大屏幕放了一段《陌生人》中安嘉和打梅婷的片段。

尽管现场观众已经对这一段很熟悉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看。看了以后真难受,想哭。

回家以后,我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不再单纯从感受出发,而是去体会当时自己的表演,时隔三年后我发现,我当初对这个人物的构想全部实现了,而且层次很清楚。

23. 享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冯远征

冯远征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全国各地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年,我在北京方庄拍《在一起》,那天的戏拍完了,剧组的工作人员纷纷搬着家伙往屋里走,我一个人叉腰在楼前的台阶上站着喘口气。突然,我面前开过去一辆车,车速不算很快,奇怪的是开出100米后停住了,然后“噌”一声倒了回来,正好停在我跟前。

紧接着,车窗摇下去了,车里坐着的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有点儿犹豫的叫了一声:“安嘉和!”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叫我呢,

资金每年30万元,主要是用于以奖代补。从财政笼子里出,全部用于开发农业基地。”杜光辉很有信心,笑着说:“只要搞了一两年,成了规矩,以后就好办了。”

“就怕杜书记走了,这事……”小王担心道。

“我走了,还有别人来。茶叶开发是个好产业,我开了个头,别人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杜光辉正说着,电话响了。

高玉在电话里说:“窝儿山的茶叶开发公司已经拉成框架了,想在最近几天搞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想请杜书记光临指导。”

杜光辉哈哈一笑:“这当然行。你就是不请我也会去的。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时间?”

“你定吧。不过山里人讲究,最好定在后天吧,后天是农历的五月十八,带‘八’,吉利。”高玉说。

杜光辉稍想了想,说:“那好。本来后天我准备回省城的。那就先把你们的仪式办了吧,再走也不迟。”

高玉问:“听说县里正在出台奖励制度,定了没?”

杜光辉笑道:“看你急的。我这不正在和小王商量呢。基本定了。”

放下电话,杜光辉的心情很晴朗了。小王看着,想笑却笑不出来。这时,走廊上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小王说:“一定是上访的到了。”

“不是有信访接待室吗?”

“是有。不过,老上访的,还是往县委跑。你挡也挡不住。有时人多,一抬头就大了,只好应付。他们只找领导。所以他们一上来,往往……”小王说,“这可能是没有挡住,不知怎的,就上来了。不行我去看看?”

杜光辉点点头,小王开了门。可是,门刚一开,一群人就站在了门口,有人问:“这是书记室,这里面坐着书记。我们进去找他。”

小王急了,回头看着杜光辉。杜光辉已经站了起来,走到门边上说:“我就是副书记杜光辉,有什么事进来说吧。不过,这么多人也说不清,你们派两个代表进来吧。”

马上就有两个人进来了,这些上访者一看就是有组织的,内部已经推举了负责人。坐下后,其中一个说他叫王有顺,另一个叫王成兵。

连载

22. 安嘉和不是坏人——冯远征

冯远征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的外形就不断地成为我演戏的阻碍。无论演什么角色,大人物或小人物,我都很难满足投资方的要求,不是太瘦,就是太丑。我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制片方最早找到的男主角人选,但是导演从剧情考虑,希望这个演员内外反差大一些,外表要高大大气,才更加衬得内心阴暗可怕。

其实我接下这部戏,并不因为剧本是别人挑剩下的,而是我对安嘉和的看法和他们不太一样。我认为安嘉和不是坏人。

安嘉和打老婆,是出于一种畸形的“爱”。他的内心有可怜的一面。多年以来,我在表演中把握了一个原则: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好人”,我要找出他的缺点;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坏人”,我要找出他的优点。

同样对于安嘉和,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拍戏的时候几乎不看回放,《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年年底开始在国内播出,但我自己真正看这部电视剧是在2004年。那是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因为节目需要,在现场大屏幕放了一段《陌生人》中安嘉和打梅婷的片段。

尽管现场观众已经对这一段很熟悉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看。看了以后真难受,想哭。

回家以后,我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不再单纯从感受出发,而是去体会当时自己的表演,时隔三年后我发现,我当初对这个人物的构想全部实现了,而且层次很清楚。

23. 享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冯远征

冯远征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全国各地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年,我在北京方庄拍《在一起》,那天的戏拍完了,剧组的工作人员纷纷搬着家伙往屋里走,我一个人叉腰在楼前的台阶上站着喘口气。突然,我面前开过去一辆车,车速不算很快,奇怪的是开出100米后停住了,然后“噌”一声倒了回来,正好停在我跟前。

紧接着,车窗摇下去了,车里坐着的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有点儿犹豫的叫了一声:“安嘉和!”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叫我呢,

资金每年30万元,主要是用于以奖代补。从财政笼子里出,全部用于开发农业基地。”杜光辉很有信心,笑着说:“只要搞了一两年,成了规矩,以后就好办了。”

“就怕杜书记走了,这事……”小王担心道。

“我走了,还有别人来。茶叶开发是个好产业,我开了个头,别人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杜光辉正说着,电话响了。

高玉在电话里说:“窝儿山的茶叶开发公司已经拉成框架了,想在最近几天搞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想请杜书记光临指导。”

杜光辉哈哈一笑:“这当然行。你就是不请我也会去的。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时间?”

“你定吧。不过山里人讲究,最好定在后天吧,后天是农历的五月十八,带‘八’,吉利。”高玉说。

杜光辉稍想了想,说:“那好。本来后天我准备回省城的。那就先把你们的仪式办了吧,再走也不迟。”

高玉问:“听说县里正在出台奖励制度,定了没?”

杜光辉笑道:“看你急的。我这不正在和小王商量呢。基本定了。”

放下电话,杜光辉的心情很晴朗了。小王看着,想笑却笑不出来。这时,走廊上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小王说:“一定是上访的到了。”

“不是有信访接待室吗?”

“是有。不过,老上访的,还是往县委跑。你挡也挡不住。有时人多,一抬头就大了,只好应付。他们只找领导。所以他们一上来,往往……”小王说,“这可能是没有挡住,不知怎的